

出家

佛使比丘 (Buddhadāsa Bhikkhu) | 开示

永隼比丘 (Saddhādhiko Bhikkhu) | 翻译





出家

.....

佛使比丘 (Buddhadāsa Bhikkhu) | 开示

永雋比丘 (Saddhādhiko Bhikkhu) | 翻译

目 录

.....

译序	p1
佛使比丘简介	p2
出家真义	p8
比丘之含义	p12



出家的“工具” p18

出家的事务与义务 p24

对新出家者的教诫 p64

出家的功德与利益 p72





译序

2008年的雨季，我在泰国东北部安居。那是我第三个安居，也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学会看泰文，开启了阅读了泰文佛法书籍的旅程。犹如鱼儿进入大海，我畅游在这片清凉的法海当中。其中一本就是佛使比丘（Buddhadāsa Bhikkhu）的《出家》。记得那时候，才读了几页，内心即充满法喜。想到这么难得的书，应该翻译出来让后来的出家人可以学习。于是，我就用每天下午作务结束后的一两个小时，在这东北的森林道场，一段一段的翻译出来。

当时都是手写稿，后来幸得丽珍居士协助打字，才保留下这份稿。时隔十年，拿出这份稿对照泰文重新校对，成了现在这个版本。

泰文版《出家》，是综合长老在多次对新出家者，或在出家仪式上的开示。身为戒师，长老总是苦口婆心，一再强调“出家”这个词的深义，因为对他而言，掌握了这点，才能够“真出家，真修行”，得到“真正的利益”。

适逢新加坡巴礼莱佛寺戒堂落成大典，谨以此书供养僧团，普及大众。愿已出家者，能从此书中得到法益；尚未出家者，能许下出家的愿。

愿正法律
久住世间

永雋比丘
12/5/2018

佛使比丘简介



佛使比丘（Buddhadāsa Bhikkhu，泰语：พุทธทาสภิกขุ，1906年－1993年），本名Nguam Panitch，泰国上座部佛教长老，著名佛教僧侣。法号「因陀般若」（Indapanno），意思是「大智慧」。因为发愿成为佛陀的侍者，而更名为佛使（Buddhadasa）。

生平

1906年5月27日，佛使尊者出生于泰国南部素叻他尼府。20岁时入寺出家，法号「因陀般若」（Indapanno）。1928年至1932年在曼谷求学，后来发愿生活在大自然中，以探讨佛法。于是他离开曼谷回到家乡猜耶县，在弟弟及其他道友的支持下，于森林中成立禅坐中心，即今「解脱自在园」的前身。

誓为佛使

不久，泰国民主革命成功，推翻君主集权制度，实施民主立宪，他一方面有感于泰国佛教泥古不化，部分僧侣鑽营名利不事

修行，一方面接受现代思潮，强调思辨理性，他曾评论说：「我们要把这次革命事件，当成转向新时代的前兆，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纠正和改进各种事情。」于是在佛前自誓：「我誓以今生此身献给佛陀。我是佛陀的侍者，佛陀是我的主人。因此，我更名为『佛使』（Buddhadasa）。」

大自然的智慧

尊者自1932年成立解脱自在园开始，至1993年圆寂为止，大半生都在森林中度过，他认为修法必须选择自然的环境，因为森林是心灵全新感受的泉源。例如与一隻公水獭不期而遇，他依照佛陀的教诲思惟，使自己不致在惊吓中逃走或退缩，而能继续保持冷静；在寂静的深夜裡独处，更使他一再观察恐惧如何生起，终于能克服恐惧的幻觉，内心生起智慧而能不忧不惧；于空旷的地方独自结跏趺坐，即使只有一件衣服的保护，他也能集中精神自我训练。他坚信这种培养定和慧的方法，是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无法做到的，只要随时保持清明的心智，不论阅藏或修行都能事半功倍。

于大自然中，他观察到万事万物本来如是，一切都只是缘起，包括生、老、病、死也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只是「自然」，只是「法」，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如是！如是！」晚年生病时，他对来为他治病的医生说：「自然本身就会治疗

它自己，『法』会使它的病痊愈，医生的角色是当病人体力不支时，帮忙维持体力，而其他就得託付自然了，如此我们将对自己所遭受到的一切感到满足，而不再多求。」也对要送他就医的弟子说：「佛弟子不该背着色身逃离死亡。」他以身教教导弟子要保持正念，准备死亡。他对自然的体悟，充分表现在对自己生命的态度上。

关怀人类生命的安顿

尊者终其一生殚精竭虑要建立和诠释原始佛的纯正要义。他精研巴利三藏（尤其是经藏），再根据教法修行，然后把所证得的灭苦方法开示给众生，他的目标是要为目前及未来的研究与修行，制订一完整的参考体系。他的方法，总是那麽合乎科学、直截了当、实际可行。

虽然他只受过十年的正式教育和初级的巴利语教育，却荣获泰国各大学颁赠六个荣誉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和演讲纪录，摆满了泰国国立图书馆的一个房间，影响着所有认真修行的泰国佛教徒。

泰国社会中的进步派，尤其是年轻人，深深受到他的教法和大公无私的典范所启发。自从一九六〇年代以来，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等各界的推动者和思想家，都在接受着他的教法和开示。



尊者一生坚持着三个心愿：

教导人教破除自私；

希望每个宗教都能互相瞭解；

希望每个宗教徒都能进入其信仰的核心。

自从成立解脱自在园以来，他研究了佛教的一切法门，并涉猎其他宗教，这种兴趣着重在实务上的体验，而非学术上的研究。他从不站在佛教的立场抨击别的宗教，反而强调各个宗教的信仰者要思惟该宗教的精髓，将该宗教的真正精神活出来。因为他认为每个宗教的产生都是要解决人类的痛苦，若人能进入该宗教的核心，人自然就能解决他自己的痛苦。另外，他也认为世界上有些战争是由宗教引起的，根源在各宗教间彼此并不瞭解。所以他有意整合一切具有宗教情操的人们，共同奋斗摧毁私心，以挽救全人类。这种开阔的胸襟，为他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学生的敬仰，包括基督教、回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等各教教徒。

1993年5月25日，尊者因脑溢血而昏迷，身体情况由此转坏，于7月8日圆寂，9月29日荼毗，享年87岁。临终前他留下遗书：「我要依循圣戒来处理我的身体。」在他生病之前，最常开示的主题就是「涅槃」，他宣说涅槃是贪、瞋、痴的止息，也是人人

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如此解释涅槃：不再有「我」、「我所有」的执着，不增不减，心寂静安乐。

尊者的身体已随自然法则离开这个世间，但是他的智慧将永远引导着有心学佛的人迈向解脱的道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5年，把佛使比丘列为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以向尊者致敬。

出家的意义

出家在巴利中是 pabbajjā。它的根词是 pa + vaj（或vajja）。Pa 是“全部、遍，一切”之意，vaj是“去、行”或vajja“离，放下”之意。因此，pa + vaja是“完全地去”或“放下全部”或“舍离一切”的意思。

所谓“完全地去”，是完全从在家“去”到“出家”，成为完全不被“家”所束缚的人。更进一步的去说，就是完全从这个世间脱离出来，也就是“舍下世俗人的习性”的意思。

所谓“离开在家”是指：（i）舍下财产（ii）舍离眷亲（iii）舍下俗人的穿着（iv）舍下像俗人那样的吃喝（v）舍下俗人的言谈举止（vi）舍下俗人的想法思维

（i）舍下财产

指自愿地接受过着一种不需要财产、不累积财富的生活，而是以出家者如法的方式去依靠信士虔诚所布施的资具来维持生命。因此，对于探寻生命最高价值的出家人而言，财产是不必要的。

(ii) 舍离眷亲

指对亲眷不再存依恋，因为这种依恋是世人互相交涉纠缠的原因。有些人还舍不得亲人，因为只看到自己的“嘴巴与肚子”，满脑子想到的都是关于吃与其他事，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体验到出家人的自在。在经典常强调要舍离亲眷，在佛陀时代，有些宗教的出家人甚至得发誓尽一生不再回家探亲。但是在佛教中，要求是放下这种对亲眷的依恋，不再像世人那样。

(iii) 舍下俗人的穿着与用具

这意思很明白，但是要把握它的重点是，使用这些衣物，不是追求美丽庄严，或是舒适感。这即是说，就算是披上袈裟，但还想着为了外表的好看或其带来的舒适感，这还是像俗人那样。至于舍下俗人的用品，重点也是在于不再像俗人一样随心所欲，追求舒适及欲乐享受，或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财富。

(iv) 舍下像俗人那样的吃喝

这不只指我们不在非时进食（过午不食），或是不吃比丘沙弥不应该吃的食物（如十种肉）。它的重点在于俗人随着欲望，为了美味、玩乐而吃等，而出家人应完全放下这样的心态与方式。进食

只是为了让生命安乐无苦的存活下去，足以修行以灭除一切的苦。

（v）舍下俗人的言谈举止

俗人的言行举止都是与烦恼贪爱相关，只为了追求舒服，没有约束，总是随着欲望去追求达到自身的快乐。出家人则应当有如沙门或修行者的言行举止。任何符合于沙门身分的言行举止，我们就应当如斯奉行。

若出家人忘失这点，他的每个举止必像俗人那样。当有俗家的朋友来探访，他必是以过往在家的身份来接待他们，有些甚至还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或是身体靠坐在一起，或是与俗人开玩笑嬉戏等等。如此的行为举止，佛陀一点都不认为是符合沙门身分的。因此，这一点要非常谨慎，要以正念正知将之去除掉。

（vi）舍下俗人的想法思维

俗人一般上总会想到家庭与种种欲望（色、声、香、味、触），总是放纵内心随着欲望走。当生起这样的念头，也不会去阻止它，反而还一直想到“满意”为止，乃至让欲望更加炽盛。这就是俗人的想法。出家人就要尽量去放下这些想法念头，以正念正知守护这个心，让它只是顺着出家之道去想。

出家，就是放下及舍离一切跟俗人有关的事物。而在圣人的世界来出生。带着这样的心，认真用心的修行。带着一个全新的心，全新的身体。这麼说没错的，因为服装，外貌都是很特别新奇的，刚出生就要很谨慎。



比丘之含义

比丘【bhikkhu】之意是：乞士，依他人济助而生存的人。像乞丐那样，但我们的方式不同，我们是以“债主”的身分去乞讨。这听起来很错乱：是乞士，但又是债主。意思是，我们出家了，有德行，或正在修行戒定慧，或正在学习、修行等，这些事让我们带来极高的权利，让我们值得去接受他人的护持。因为，我们正在做的对这个世间带来利益，我们通过修行让这个世间有人继续传承佛法，让佛法留于世间，为世间带来利益。

当“真出家、真学真修，得真正的成果，真正的教导世人”，这样的行持，也就是为世间带来利益。因为，这类人绝对值得他人的护持，但我们不因为有这种“特权”而去向他人乞讨。我们只需要让他人知道出家的价值，他就会帮助我们，他也因此得到功德，因为他有份参与这项为世间带来利益的“工作”。

乞士

因此，明早你们去托钵时，在心里要这样想：我们不是一般街边的乞丐，我们是属于佛陀门下的乞士，是以“债主”身分去，以一个团体去，叫做“僧团”。这个僧团正在做着为世间带来利益的事。因此僧团里的每个成员都有这个如法的权利去享用他人的物品。当他们拿来供养，他们也得到功德利益，但却还是应该互相尊重。

在这两种身份中，我们当自己是“乞士”比较好。我们虽然也是乞士，但却不能以乞丐的方式乞讨。必须以比丘的方式，也就是让自己有价值。当居士护持我们，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去实践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总之，这是一种奇异的乞讨方式。

见生死之怖畏

比丘，译为“乞士”。“比丘”也可译为“见生死之危险者”，也就是见苦的人，见生命之危难之人，见到世俗生活是可怖畏的。这样去理解也可以，这更好。这就是说此人有智慧，有德行，看见生命的真相，而且现在正修行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跟这些困境奋斗的过程，目的是要摆脱轮回。这样的理解有更深刻的内涵，更有如法的“权利”去享用他人的食物。

依他人施舍而活命

佛陀也称出家人为“paradattūpajīvī”，这是一种饿鬼的名字，也就是这个饿鬼需依赖他人的施舍而生存。这种饿鬼没有智慧与能力去维持自己的生命，而需要依靠他人回向的功德才能生存【para=他人，datta=施舍，upajīvī=存活】，也就是因他人的施舍而活命，这样的名称，足以让我们自量、谦逊，别自傲自大，别自以为是。

我们要像这种饿鬼那样，依他人的施予而存活。他们的帮助，让我们免于自以为是，充满我慢、自傲，认为自己正为这个世界带来最高的利益，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地去得到别人的护持。反而，退下身段，当自己是一种饿鬼。即使我们不是饿鬼，但却欢喜放下身段认自己是饿鬼一种，称为“*paradattūpajīvī*”，是因为比丘【*bhikkhu*】这个字眼的意思是“乞士”。另外，“比丘”也就是看清生命真相的人。加上我们修行所具的德行，让我们值得他人的帮助，使我们不必下田工作，自己去找饭吃。

声闻弟子

除此，我们还有其他的身分。比如说，我们是佛陀的声闻弟子（*sāvaka*）我们今日的出家，奉献予佛、法、僧三宝，我们出家是为了成为佛陀的弟子。我们经出家仪式而成为比丘，献身予三宝或佛陀，而不是戒师加持我们成为比丘。正确的说法是从在家到出家，献身佛陀，以成为他的弟子。

所谓“声闻弟子”（*sāvaka*）照书面之意为“听者”，进一步阐述，则是“听从者”，进一步的意思则是“随着做的人”。因为听从之后，必然会跟随去做、实践。因此，*sāvaka*的意思就演变成“追随实践的人”，也就是像佛陀那样地修行。佛陀怎么做，或佛陀要我们怎样做，我们都应该如此去做。因为，当我们身为佛陀的“声闻弟子”，我们就应该忘记完全部，忘记我们

是这个那个，忘了我们的名字，忘了我们是谁的孩子……通通忘掉，也就是成为“以整个身心遵从佛陀的人”。

出家就好像重新出生，生为“释迦子”（Sakyaputtiya）。一般人以为释迦只是古印度的一个姓氏，其实它还有一个真正的意思，即是“有能力者”。所以当你成了释迦子，就必须要有如佛陀一样有最高的能力，不做一个没有规矩，做事随便，吊儿郎当的人。这种能力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

三宝的仆侍

进一步，我们称自己为“仆侍”，自愿成为仆侍。就像在晚课中念的Buddhassāhasmi dāsova, Dhammassāhasmi dāsova, Sanghassāhasmi dāsova，我们放下我们的生命，献身奉予佛陀，以成为佛陀的仆侍，这才是“声闻弟子”的真正意义。也就是听从、遵从，随着去实践，放下、奉献所有，就像忠诚的仆侍对待他主人那样。若有人说他是佛陀的弟子、追随者，他就得如此做，因为这就是弟子的意思，请大家好好记住这个字。

出家进入非家

出家了，也称为“非家anāgārika”。非家，也就是与“家”无有关系了，没有工作职责，无有责任，无有利益关系，一切与“家”有关的，通通没有了，这才是“非家”。因此，我们要

让自己成为无家者，没有亲戚，没有父母，不再跟他们提要求。像是鸟一样的飞上空中，鸟只有一双翅膀，让它可以飞翔，别无其他，这样才称为“非家”。

我们扪心自问：我是非家者吗？若还有希望从“家”得到这个那个，还去想从这个人那个人中得到什么，那我们还不算是非家者。要赶紧下决心，告诉自己：“只要还穿着袈裟，就要成为非家者。”对于家不存任何希望，即使是父母亲，这才叫做“非家”。

出家进入僧团

upasampada中文翻译为进具，具足，也就是一般说的受比丘戒。字面意思是「进入」，意即「进入」成为「比丘」。从「那边」（在家）离开，「进入」了这边（比丘僧团）。如果没有依着已经制定的方式正确进行，那就不能进入到比丘僧团裡。要进入僧团，那就必须先得到众比丘僧的同意接受，这是戒律的规定。这跟佛法的修行无关，但是想要进入僧团，就必须依律如法的进行，也意味着牺牲一些自我的自由，跟着这个规定，以成为比丘僧团的一份子。

当成了僧团的一份子，就必须依着僧团的规矩去实行，比如必须持受比丘戒，必须进行各种戒律规定的事务（诵戒，安居

等)。关于戒律，西方人最不喜欢，他们喜欢自由，他们只想修行佛法，但却不像出家守戒，但是这样修可能会比较困难，还是牺牲一点自由，也就是牺牲我们习惯的舒适生活。



出家的“工具”

出家人须有“工具”，才能完成他的任务以及避免各种危险及过患。就如佛陀所说：“不恰当的出家，必会为他带来危险。就如不当握着有刺的草，必会割伤那人的手。”因此，要出家者，必须了解这重要的工具。

神圣的袈裟

第一项须要去了解的是这件袈裟【Kāsāya】，佛陀说是阿罗汉的旗幢，巴利叫做“Arahattadhajo”。这染坏色的袈裟，是人天恭敬清净殊胜者的神圣象征。

因此，将这袈裟或阿罗汉的旗幢披在身上的意义，就超越仅是衣物而已。若穿这袈裟的人没有足够的德行，他就会遭到危险。佛陀常说：“他想穿袈裟，但他却杂染一大堆，没有控制自己与真实，他还没有资格穿这袈裟呢！”

因此，在出家前，佛陀才制订说要教导“皮五业处【Tacopañcaka-kammaṭṭhāna】”，以训练将要出家者的心，以让他符合穿这袈裟的“基本条件”。“皮五业处”是一种不净观，也就是思维观照俗人所迷失的事物之真相，直至心对这些自己曾经迷恋过的东西产生厌离，见到身为俗人的过患，心渐渐变得清

净，心高于俗人，才可以穿上这件袈裟。

根本法门

因此，希望大家认真思维这一点，忆念戒师所教授的这“皮五业处”，依法修行，让自己免于不当穿上袈裟所带来的过患。要成为不放逸的人，要见到放逸的过患。不让自己的出家，或穿上这件袈裟，却反为自己带来危害。这可说是出家人最佳的工具，是避免过失的第一种工具。接下来，它将会是最好的防卫工具，免于危险或烦恼（如贪）的侵害，让出家生活过得安乐、能够持续下去。

因此，出家人要认真于这个工具或武器，也就是要勤勉精进地思维这个最初的业处，也即是不净观，乃至其他“副修”科，即省思四资具。这就能让自己有这个资格与德行长久地穿上这件袈裟了。

俗人迷失于美丽漂亮，认为这是大事，但它却是烦恼贪爱执取之处。出家了，就不能让这些跟着过来。要先摆脱这种对美丽漂亮的迷失与愚昧，因为这将带来烦恼贪爱。

要思维看到自己的愚蠢，曾经迷失于外在的美貌。这个学习把它完全的从内心去除。曾经迷恋的东西，够了！太多太多我们

曾经执着的東西了。这个修行法，只是先来处理这五样东西。

思维五种常让世人迷失的东西

这里将要说明让大家了解与放下这种想法的就是：发、毛、爪、齿、皮。这些都是我们曾经迷失、愚痴的，如用各种方法过美饰头顶上的头发，以去迷惑他人喜欢我们，说我们的头发很美。然后那个人也懵懵懂懂地相信头发是漂亮的。对于烦恼深重，尚是凡夫的人来说是对的，但有智慧的人都会看见实际上，实在不应该如此的迷失。

佛陀教导“厌逆paṭikūlasaṇṇā”，以让我们看见种种事物的不净：

头发【Kesā】

它的外表是可恶、丑陋，让人厌恶的，像是长长的线，它的颜色也丑陋，黑色、白色、灰白、灰等；它的味道也让人厌恶；它长出来后，会变得灰白，这也是可厌；头皮以血、淋巴液来滋养头发，这也是让人厌恶；它的工作也可厌，也就是在头顶接触灰尘。可见头发有5点让人觉得可厌：它的外相可厌，颜色可厌，味道可厌，生起之外可厌，工作可厌，那我们怎么能去迷失于这头发呢？

体毛【Lomā】

如同思维头发那样去思维，因为它们都大致上一样。分别在于毛比较短，布满全身。用同样的方法去思维，也就是别像世俗那样，将这个全身布满细毛的身体看作是美丽的。

指甲【Nakhā】

思维指甲的外相、颜色、味道，生长之处，以及其工作任务（如挖，搔等）通通都是可厌的。既然它是这么的让人嫌厌，却将它看做是漂亮的，那实在是很愚痴。

牙齿【Dant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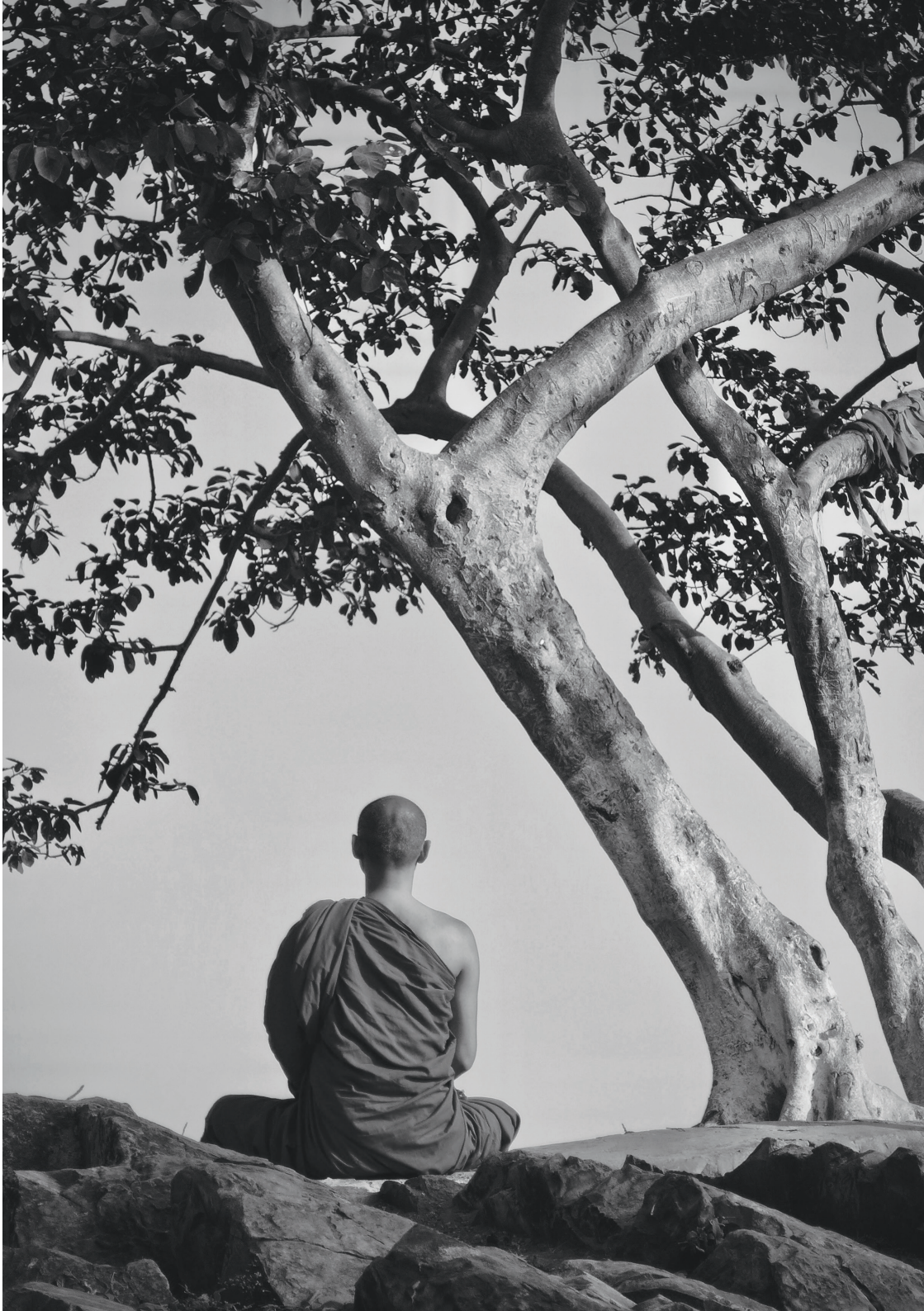
这最容易看得见。牙齿的外相，那一颗牙都是可厌的；它的颜色如骨头，这是可厌的；它本来的味道也可厌；它生长的地方（也就是牙龈）也是可厌的；它的工作任务是咀嚼，这也可厌。因此，你不应该愚痴的想说这牙齿很美，说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牙齿美，这都是很笨的。

皮肤【Taco】

皮肤包着整个身体，要去思维它的外相、颜色、味道、生长，工作任务（如接触灰尘，出汗、分泌油脂等），这全部是可厌的，将之视为美丽，柔软，这实在是愚痴。

这些种种的愚痴都应该去除掉，才好穿上袈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也就是“皮肤”。它是接受“触”之处。因它而生起的烦恼比其他地方更强，这是很危险的。因此，这个皮肤是即可厌又可怕的。我们去迷失于它，说它香、可爱……这都是愚痴。

这就是“皮五业处”或“根本业处”。依照戒律，在出家前戒师应该先教导这个予乞求出家者，才让他穿上袈裟。因此，你们别让大家感到失望，要拿这个“武器”去与烦恼抗斗。若尚能如此地忆念思维这个业处，你就不必以眼泪来修习梵行，也就是这梵行不至于太难行以至眼泪流，这是佛陀传授给大家的武器。



出家的事务与义务

今天将谈有关出家的事务与责任。

所谓“事务与责任”，并不是指那些比丘沙弥应做的琐杂事务。“事务”指的是：那些重要或必须实行的工作。“责任”指的是较次要，而应该去做的事。

“事务”是必须去做，而“责任（义务）”则是应该去做的事务。事务，如果没有做的就是损坏，甚至丧失比丘沙弥的身分。责任（义务），如果没有实行就会让比丘沙弥退步、败坏。因此，“事务与责任”所包含的范围极广。

然而，在这里将会把这两项合在一起来谈。这项事务不是制定出来而新立的，事实上这些种种事项都包含在三藏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事，这些事项不只是“律”或只是“法”而已。而是“法与律”的合一。它甚至可以在整个梵行（出家）生活里都可以运用到。

（译按：在接下来的译文，若没有特别的列明，将以“事务”来统称二项。）



（一）托钵

托钵（piṇḍapāta，piṇḍa团状食物pāta落），照巴利字眼翻译是“饭团落下的事（工作）”。这让人看了会以为只是指拿钵去站，让他把饭团投入钵而已。然而事实上，“托钵”有更深层的意义。

托钵的深意是：出家者依赖他人出于信心的供养来维持生命。出家者不自烹煮，不储存食物，因为这都是梵行的障碍。出家者在实践法与律，让自己清净圆满，以至有这种如法的“权利”去享用世人的供养。关于这一项，简单的说就是：以清净的食物，方便、简单的方式而维持生命，以便利于梵行的修行。

关于托钵，还有一项重要的事项值得去省思，那就是让自己值得去接受世人的食物供养，而不必以物质的东西来回报他们，就如以上所说那样。

佛陀说：“如果比丘不依法与律而修行，咽吞火热的铜铁比享用施主供养的资具好。”因此，我们应该记得这些托钵回来的食物，既然吃的人（指比丘）不必以物质的方式来回报，就应该

以比这物质回报更有利益的方式来回报，那就是“修行”。

有时候，佛陀称比丘沙弥做“paradattūpajīvī”，一种饿鬼的种类，得依赖人们回向施食给他们。这听起来就好像是那些是那些吃“免费餐”的人，不需给一分钱或其他物质做为为回报。然而事实上并非仅是如此，尤其是在佛教中的比丘沙弥，因为就如佛陀以上所说为根据。因此，虽然“比丘”可译为“乞士”，但却不是单指“乞求供养”的意思而已。

在这里，“乞士”的意思是不掠夺，不损坏，不抢夺他人（的东西）来滋养生命。没有买卖等的职业做为维生，但是却以沙门（samaṇa）的方式来获取，也就是具足符合出家者的德行做为回报，来维持生命，仅仅只为了让生命继续维持下去而已。因此，在饭团投入钵之前，应该思维食物的意义。这是一般人们施舍食物给乞丐所不能相比的。希望大家出家了，忆念思维“托钵”的深义，以让我们具足清净的正命以及得到出家修行的成果。

除此之外，托钵的意义深浅有别，它是出家者的习俗、是让众生有机会种福田、是在早晨时刻的运动或其他，就随你如何去思维。

总结说，这项事务为第一项，符合佛陀所说的“Sabbe Sattā ahāraṭṭhitika”——一切众生依靠食物而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出家者而言应当知道，食用世人供养的这些食物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当负责任，我们应当有所为，以让食用这些食物不会对我们自身带来危害或对我们身为出家者的身分有损害。。



（二）打扫寺院

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是从过去久远年代所流传下来的习俗，比丘们托钵回来后，就会拿起扫把打扫寺院范围，或戒堂、佛殿、佛塔、菩提树四周。这让人觉得说托钵与扫地是相连的事。简单的看起来，只要比丘们勤劳一些扫地就足够了。

然而事实上，“打扫寺院”的意义是事务的一种，它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从这个角度而看，它就有很大的意义，也就将寺院打扫清洁整齐，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符合“ārāma：佛寺，园林”之义，“ārāma”之义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园或林”。

因此，比丘沙弥应该有这种意识去互相帮忙维护寺院的清洁，让寺院成为让人心神舒适的地方，成为佛教的神圣地方，要

视之为佛陀的资产。从世间的角度而看，这是修习佛法之处，乃至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的发源地。

当我们依这个含义去思维，就会觉得打扫寺院并不是芝麻小事了。因为从佛陀时代就开始普遍奉行此作习，乃至现在亦如此。关于斯里兰卡的佛教事故，亦多有提及比丘沙弥经常打扫佛殿、佛塔或寺院四周。因此，我们应该秉持这样的精神，也就是做个懂得照顾清洁、整齐的人，使寺院让人看了心神安舒，生起信心，而进来这个宗教，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其中的好处，如打扫可活舒筋骨，或不让其他有害的生物滋生于寺中等。

如果从另一方面而来思维就会觉得佛陀似乎籍着打扫这桩事做为给比丘沙弥的提示：连内心也要“打扫”，让心清净，就像外在的寺院那样的干净。对于有法有律的人，能扫地扫得不懒惰不厌烦，就显示说他已能战胜某些烦恼。对于心中烦郁不安者，若能提起扫把，专注地去扫地，如此他不只打扫寺院，更能进一步地打扫内心，灭除烦恼，即能当下带来爽朗喜悦。

因此，我们应该将打扫这回事，外在和内在的，做为自身的警示，以成为清净明洁的人，不管内或外。因此，新学比丘应欢喜、自愿地去行持这项事务，以琢磨旧习气，培养美好的德行。



（三）表白忏悔

“忏悔”这词源于巴利“āpattidesanā”，意即发露表白过错。在泰文中，忏悔的字眼有“放下、舍弃罪过”的意义，让人觉得像是放下重物，以至让一些人产生误会，以为犯了过错可以通过忏悔的仪式轻易地放下、舍弃。这甚至成为一个习俗而已，除了做之外，使得忏悔没有什么意义。结果，才会普遍地出现不如律的忏悔仪式。

āpattidesanā，表白过错，意即公开让他人知道自己所犯的过错与罪过。然后依戒律的方式处理，依据重罪轻罪，使犯者恢复清净。即使是犯了波罗夷（pārājika），也必须向他人表白所犯的过错，然后就让此人还俗，以让他从这个罪过中得到清净。这明显地指出“发露，表白罪过”的真义。

对于其他不至于让他得还俗的罪项，更清楚看到应通过表白罪过来回复清净。假若是关系到僧团的，如“僧残”（saṅghādisesa）也应该处理，应依戒律指定的方式来处理，直至出罪（恢复清净）。

或是其他较轻而无关僧团来处理的罪，如pācittiya等，也只需将自己做犯的过错依戒律指名的程序表白，或是关于一些以不如律的方式得来的物品，也应舍出来，而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拿来用。无论如何，以上述为例，诸罪皆可忏。

我们可以看到说，忏悔任何一种罪项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表白、发露过错”，或将自己不好、坏劣的一面显示出来，然后以符合戒律的方式即“发露忏悔”来恢复清净。对于此项事务，我们应该谨慎，若将之沦为仪式，或照本宣科，就会让其神圣的意义给忘失掉，而视之为儿戏或懵懵懂懂的。身为肩负让正法久住使命的比丘，如果将对方正在发露忏悔的事当作儿戏，视之如相声皮影戏那样拿来表演娱乐，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发露忏悔只是纯粹与律有关而已。然而事实上，如果认真思维就可看到发露忏悔的意义也包含了佛法。因此，我们应这样去理解发露忏悔，它是一种忆念起过错，然后改过自新，谨慎、认真地，以让未来能够做得正确。

当我们如此看待发露与忏悔，它就不再只是条例，或依戒律行事而已，它也是具有佛法之意的。

古人说：“舍去应舍的，修所应修，直到智慧生起，让烦恼

都去除掉。”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必然得忆念起过错或那些我们随烦恼习性而做的事，然后立志决心不再如此，而学习守护自己的心，让它渐渐地提升、净化。

这就是法的角度来看“发露忏悔”。举例而言，我们忆念起曾经生起的仇恨之心，对于此我们生起警惕之心，因为这有损身为梵行者的声誉或有损佛弟子的形象，就用种种方式而对自己说：先呵责自己，然后去寻找同参道友或师长以获得协助。先告诉他们自己的过失然后向他们请求指示教诫，以去除改过这个过错。这就是真正如法如律的表露忏悔了。

既然已经从法的角度来谈，就再继续说深入一些。勤奋修习者应当思维轮回生死的过患，有着那样的罪业，而自己尚在此中不断流转，受着多生多世以来的痛苦。从这里，想到自己是多么的愚痴，多么地无明、不认真，而下决定用功精进修行，以从轮回生死中解脱出来。

如此地忆念过去所造的恶业，可说是“最高境界”的忏悔罪业了，也就是可以导向涅槃。这也是与律相应的。

总结来说，发露忏悔的意义在于忆念起过去所犯的过错或因过去所造的恶业而带来的恶果，而回心向善改过自新，不再犯同

样的过错或不再继续错下去，而不限制说是哪一样过错或罪业。所谓的过错或罪业，也就是那是应当远离、禁止，而不管是哪一类别。因此，希望我们大家出家了，就应当依其真正的意义而忏悔，而别演变糊糊涂涂地行持。不再让有智者讽刺笑话了。



（四）课诵

关于这一项事务，可以分成两部分：早晚课以及诵经。

A. 早晚课赞颂三宝

早晚课的内容就是赞叹三宝的功德，而事实上就是在培育佛随念、法随念与僧随念，只是分别于用音声诵念出来。做早晚课者不应懵懵懂懂、糊糊涂涂地做，不是来到顶礼、念诵巴利经文，念到结束就好了。他应该把早晚课当作每天觐见佛陀那样，因为一般上早晚课都会在大殿或是有佛像的地方进行。

做早晚课时，就将这佛像当做象征，让心因而忆念如在世尊面前，因世尊的功德、德行是永远常存的。然后，通过身、口、意来礼敬赞诵，似乎那就是觐见佛陀尊容一样。如此，我们将会

认真于早晚课诵，也不是别人做我也做，或是训练不懒惰或学习早起床而已。早晚课的意义在于每天去觐见佛陀，以表示尊崇或侍候佛陀。单只是“每天去觐见佛陀”这一点，就已经显得非常重要有意义了，而值得牺牲一些时间。

关于修“佛随念”，虽然一般上指无须通过言语的修习，用心忆念佛陀的功德，然而通过言词的方式，也是为了更清楚地去忆念起佛陀每一项德行，这所带来的成果不会比只是念诵“Buddho, buddho”来得少。以音声诵念来忆念佛陀之功德，加上用心随着去忆念，必然能详细阐明世尊之功德。而且所念诵的经文，就经已写得非常圆满。若能口诵心念，则必能会带来喜悦，而且能提升宗教情操以及对世尊的信心。

每天念诵，则每天都提升。因此，念诵的人有必要用心尽快去学习与了解早晚课诵的经意，让它非常的清楚，别只是嘴巴念而不懂自己在念什么，就如鹦鹉那样，念了多年也不懂其义。要下功夫去学习早晚课经文的意义，即使是再困难，但是它却有相等或更大的价值与成果。如此的行持，不是难行的，虽然在开始的阶段来不及随着经文去忆念，但是只要不断地学习与深入，自然会水到渠成。这些已经有人成功做得到了，这完全不是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即使是超出能力，那也是对那些不用心的人而言而已。

关于早晚课“赞法”的部分，那应该是比“赞佛”更容易。事实上，“法”尚以其功德而存在。赞法，即是以身、口、意来表达对其之恭敬。法的功德以佛像为象征或代表。以上所述，是因为“法”是无所不在，不受时节所限。智者说：法在这世间出现之前，早就存在了。既然说无所不在，不受时节所限，那么问题就在于诵念者如何去“见法”。

对于这点，同样的它并不困难。如果诵念者去学习与掌握课诵文赞法的部分，然后用心随着经文去忆念。一面课诵，心也一面去理解、忆念或深深去融入，去体会法的殊胜功德：法真是无所不在与长存的。但是如果诵者懵懵懂懂地念，以为“法”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以为它是无所不在，那么他还是不能真真地体会法，这与赞佛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希望诵念者更加用心地去深入体会课诵文。

关于“赞僧”也相似于“赞佛”。在这里，“僧”这个字眼，是指过去，未来，现在，于佛法中的圣者。他们包括佛陀每一种类的声闻弟子，也就是四双八辈的圣者。因此，课诵者在念诵时应该知道说，他正在礼敬所有的阿罗汉圣者、所有的三果、二果以及初果的圣者。所有过去，未来与现在的圣者。我们应当忆念起这些圣者的至高殊胜的功德，他们是如此的用功修行而达到这些，世俗凡夫认为不可能达到的至上之出世间法。诸圣者必

是出世间法之见证者，证实此出世间法的达成，并非超出人类的能力范围，只有用心确立意志必能成功。与此同时，念诵者必定会忆念起圣僧清静、光明与寂静的素质，不管是完全或局部。

以上所述之功德也存于法与世尊，这些皆是殊胜之法。在所有人类应具备之德行，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高了。当念诵者能如是融入这三种正确与至高的“随念三宝”，他就是真正圆满地体会到或每天皆觐见“佛、法、僧”三宝了。

这一点将会为我们带来喜悦与增进我们的信心，而对三宝能生起坚定不退的信心。对佛、法、僧具有坚定不退转的信心，是初果圣者的素质，而这将会为他带来第四个素质——具足诸圣者喜受之戒行。当具足这四点，也就是成为初果圣者了。

像这样用心地去做早晚课，将会带来真正殊胜的成果，最低限度，也会稳定于梵行或佛法中，乃至在未可达至圣果。

以上所述，即是比丘沙弥应尽量做的早晚功课，也就是在特定时间集体念诵。至于个人用功，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自己的住处念诵——临睡前，或是睡醒后，这可说是值得赞叹的。像这样的牺牲与付出是应该与值得的，即使是累或辛苦。据知，一些宗教都是非常认真虔诚的去进行他们的课诵，有些甚至是一天五次，

如伊斯兰教。有些则需牺牲许多时间，如在锡克教，身为领导的宗教师将会带领信徒一大清早凌晨两三点起来，在寒冷的草原，冒着寒露或冰雪，来念诵赞主。试想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啊！这都是因为，这样的课诵将带来更大的成果。因此，我们大家应当尽全力去实行这个功课。

B. 诵经

诵经是通过背诵或阐述经文，使之牢记于心，以使佛法能传承下去，让经法可继续流传下去。这是因为在过去，尤其是佛陀时代，没有文字记载，佛陀所有的言教都需背诵起来，因此才有背诵佛语的规定，而至今我们称之为“诵经”。

对于这项，若我们细心思维后，则将会认同说，诵经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年代，诵经也演变成只是诵念一些祝愿文给听者，或是诵念保护听者的经文，如护卫偈（*paritta*）等。诵经已经从原本传承佛法的原义演变成一种仪式，即使如此，还是很多人喜欢这样做。

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佛教徒诵经真正的意义是为了背诵佛法以使经教能流传下去，或是为了宣演佛法，就如前面所提。



至于仪式佛事，诵念护卫吉祥等，是顺从迎合心智弱的众生之需求，他们还需要依靠外在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心中依然有许多畏怯感。因此，即使我们有些时候仍然需要如此的诵经，但应记得这也只是随顺文化习俗而行持，或依一些心智怯弱的众生意愿而行。别至于落入愚痴，懵懂，让自己因为这样的诵经而迷失。

佛陀说，真正的成果应该由正当的行持而带来的，而不是因为通过祈求祷告，或是别人为我们做。因此，希望大家真正去了解诵经的意义，是为了背诵与闻述佛法，以让佛法能继续流传下去。其次，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能常记得一些法句，以拿来修正身口意的行为，或是拿来教导他人。这就是佛教徒真确与清净的诵经方式，会带来真正的成果。

这两项：早晚课与诵经是我们的事务，应当定时去做，是让诵念者稳住于佛法的守护墙。我们出家了，应尽力去实行，至少也是在训练我们要勤劳。



（五）用心思维与禅修

这项事项可分为两个部分，即用心思维资具或佛法（paccavekkhana），另一部分是禅修（bhāvanā），即修主要禅修业处。这是自身必须修习的业处以断除正在侵扰我们内心的烦恼，或是“副修”其他业处，可随自己喜好，不分时间日夜，随因缘而修。

A. 用心思维

“paccavekkhana”的意思是专注、注视，主要是指仔细或善巧地去思维。

比丘沙弥一般常做的思维或省思，即是省思四资具，即衣、食、住、药，这是比丘沙弥日常使用到的。它的意义在于保护使用者不被烦恼、贪爱所侵。简单的说，即是指贪吃、贪美丽、贪玩等烦恼。佛陀教导思维可善巧地分为三个阶段：

(i) **第一阶段：受供时**

用心思维，以让自己有正念正知地接受，而不是以烦恼贪爱来接受。后者将会有损沙门的形象，无法让未生信者产生信心，甚至让生起信心的人退失信心。以烦恼贪爱心来接受，不用心省思，必然会让烦恼滋长或是累积更多的烦恼，不是正确的修行，反而会影响道心呢！因此，佛陀才教导在最初接受时也应该思维了。

(ii) **第二阶段：使用时**

用心省思而不以烦恼贪爱的心而使用。应审察细思：正在使用的东西以及与使用者的实相。如此的行持，必然带来许多好的成果，比如说不会遭受到以不如法的方式得来资具的恶报，或至少不会过饱等。此外，也能够从思维中，观到所使用的，使用者与这个使用的过程也是无常、无我的，而成为修观，可以减轻染著，更快觉悟佛法等好处。此外，若仔细思维甚至可以看到，如果依出家者正确的方式来使用，还可以避免防护其他细小的危险。比如说，用心思维者必能谨慎的进食，而不大可能会咽到鱼刺或吃到毒药等。這樣的省思，其真正的好处除了不让未生起的烦恼生起，还能去除已经产生的烦恼，只是为了恰当地维持生命以修行梵行。

（iii）第三阶段：使用后省

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是因为在接受时与使用时没有省思，而才需要在使用后省思。这样的理解看起来不大正确。即使正确也不是其真正的用义。在使用后的省思应当被视作再进一步地强调，以让它更稳固而不间断。对于一个不放逸的修行者应当这么做，而非将之视为“后备”。这是因为当接受或使用资具时，没有去省思是非常大意的，这让本来习性就草率的人变得更糜烂与掉以轻心，也就是以贪吃的心来接受与使用，心想待会才省思也可以。因此，在这里先提醒说，别持这种轻率不认真的想法，而应当秉持在这三个阶段都一定要省思的原则。至于使用后的思维，主要是为了让之更坚固，于任何时皆不放逸。

那省思文的含义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仔细，如果不懂得巴利者就应当去看翻译，以掌握其义，然后随文而去省思，而不是随口念念，像鹦鹉学唱那样，念完了就当“思维”了，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古时候经教学习已退步衰败，连身为长老师长者也不懂省思文之义。

以大家了解的泰文念诵省思文比用巴利文随口念更好，这也符合佛陀的本怀。省思文是巴利文，这是因为在过去印度人们都

以巴利来沟通，或是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缘故而已。因此，那时候才不会有鹦鹉学唱的情况，不像现在不懂巴利的人，更糟的是又不肯去学习省思文之译文。

希望大家别忽视去掌握省思文之涵义，应当让它非常清楚明确，别只是在使用前嘴巴张开念巴利而已。那是刚出家，还未学习者的做法，或是那些依后期产生的“短期出家”文化的现象。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出家前就应该去学习省思文的涵义，直至能掌握它才出家。如此，出家的第一课，也就是能够去思维四资具，就如佛陀时候那样，依其本意而得到相应的成果。



这些省思文的概要有如以下：

a. 衣（袈裟）

使用的人在使用衣物之前，应当如此忆念：这衣物以及使用这衣物的人，只是因缘和合法，也就是名法（心理、精神元素）以及色法（物质元素）所组合而成，它随着其因缘而存有，没有实在的自我。既然是人，使用这衣物也是随着因缘法。这其中并没有自我，没有个体人我，有的只是因缘和合法。

除此之外，这使用的人，他的身体是污秽、让人厌恶的，不久也会弄脏这衣物，使之也变得污秽。这也即是因缘和合法的征，它是无常、不稳定的，而其本质也是不净的。

当正在使用时，应忆念说：使用这衣物仅仅是为了去除将会生起的危险，如冷热，或蚊虫等生物的伤害或遮盖身体应该遮掩的部分；不是为了美丽、炫耀或舒适等欲望生起的原故。

在使用之后，也依旧维持这样的忆念，让它随时稳固于心。

b. 钵食

使用者应当在接受的时候，或准备食用的时候应如此忆念：这钵食与食用这钵食的人，只是因缘和合法，没有所谓的人我，

它们是污秽可厌，就如同上述所言。

在食用的整个过程，要不断保持这样的忆念，而不单指食物放进口的时候。食用这些食物，只是为了让生命能够继续下去而已。佛陀比喻说，就如同把油滴在牛车轮轴上，以让它可以转动，而不是泼到全湿，溢流四处。或是如同一对夫妇在沙漠中迷路，连小儿也去世了，但是为了活命，他们也得违着心愿地吃他们孩子的肉，以有命活下来走出沙漠。而不是为了吃饱，不是为了强壮，不是为了美味玩乐，炫耀或滋长食欲等。主要只是为了维持生命，以能继续修行梵行，灭尽苦而已。

这样的忆念，需要不断地训练，以让它稳固，习惯成自然，能够当下就能具足正念省思，而不需用心去想与念出来。从拿取食物前的那一刻，将要食用时，正要放在口中时，咀嚼的时候，乃至吞咽的每一刻，这叫做食用时的忆念。食用后，也同样守护正念。

c. 卧具与住处

卧具是指席子、枕头等，住处是指僧寮，佛堂等。

在使用前，应该只拿取符合沙门使用的以及适合的数量，而

不积聚过多留为己用，而只是将之视为因缘和合法，它是随着其因缘，互相依存。它也是如上述一样，是没有人我，是污秽可厌的。在使用时，也忆念说：只是为了去除将会伤害身体的危险，如烈日、风或动物等，或是遮盖应当遮掩的威仪（译按：应该是指睡姿），是为了帮助这个生命的存活。

最重要是为了能够帮助到修习梵行，在使用后，也继续保持这样的心念，直到每一次想起或将要使用这些东西之前亦如是。

d. 药物

指“用来去除病人疾病的物品”，照巴利字面来看，应是指味苦，而一般人不大愿意使用，但却必要使用的药。但是佛陀所指的药，在现代人看来却不认为是药，比如说乳酪、ghee、油、蜜糖、蔗汁。在使用这些味苦的药物，或其他保健身体、去除虚弱的药物之前，应该思维这些药物，以及使用的人只是因缘和合之法，如前上述。在使用时，应当依出家者的方式来忆念这是真正为了要消除疾病。

因此，即使药物味苦，而且有难闻之味，如戒律所提到以尿为药，或其他佛陀时代圣者所用的药，也能够轻易的服下而不觉得很困难。

就算服用味道好的药如 ghee 、乳酪等，也应正念正知去服用，那只是为了去除疲劳虚弱或其他疾病，而不放逸地沉溺于美味中。若是放逸，则是以烦恼贪爱来服用，这不止会滋长更多的烦恼，与执著美味，亦会困扰自己或麻烦他人。

如果能如此忆念，将会守护心。在服用药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去除病，所以不会给自己带来过失。在使用之前，也随时如此忆念，让心知足于那些让人厌恶作呕的药（如尿），同时也不疏忽迷失于美味的药物（如蜜糖）。

总结而言，对于思维省思资具，佛陀希望我们要有正念去忆念这些资具。



（六）照顾物品与身体

“照顾”在这里是指维护、维持、护理，让它处于适当的状况，以能拿来使用，带来利益。

“照顾事物”在这里是指依法与律去正确使用物品，作为维持生命的工具，或是依之而学习法与律。这些物品，指的是袈裟与钵、剃刀、针线、腰带、滤水器等，乃至住处卧具等。前者是

随身物品，而随身携带，后者是不必随身带。这两项，都包含在这个范围里。

在律中，对于钵与袈裟的照顾，有直接的说明。至于其他的物品，也应尽量去照顾。

“照顾”一词，也包含节省、维持清洁、整齐。

“照顾身体”，可以用这样的比喻。这个身体，有如一匹必远行之马，需花数年数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马的主人必须懂得如何去照顾他的马，别让它太瘦没力气跑，但太胖也走不动，要让它恰到好处，让它壮健，有耐力，不易生病，不易惊慌等。照顾身体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心修习者，应当用心照料这个身体，让它适合用来学习与修行。即使佛陀，也有人称说：“乔达摩沙门是整齐清洁，神采奕奕的。”

恰当地照顾身体是很重要的。世俗人有他们所谓的“恰当”，出家者也有其所谓的“恰当”。即是出家人，也有年青、中年与老年比丘，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照顾。这些照顾，主要还是为了让出家者可以继续修习梵行。

这种照顾，不是为了漂亮美丽，引人注目，不是为了玩乐、

美味，它只是为了让心安住，可以继续修行下去，摆脱烦恼。

这项事务的重点在于（在需要用时），有物品可以使用，或这个身体可以用来修行。希望大家认真看待这点，别以为这是小事。



（七）用心学习法与律

所谓“法”（Dhammā）与“律”（Vināya），学识少的人就会以为这是普通的字眼，然而事实上佛陀所说的“法与律”在三藏里指的是佛教的全部。

佛陀完全不曾用过“佛教”这个字眼，但是他用的是“法与律”，而我们用的是“佛教”。佛陀也不曾用过“三藏”这个词，也不曾听过“三藏”一词，它是后期才出现的。佛陀所用的“法与律”一词，与“梵行”一词有相关，它不是指经典教说。佛陀所说的“法与律”指的就是法与律的修行。因此，这是个神圣的字眼，意义广泛，乃至包含佛教的全部。不管是教法的学习（pariyatti），戒定慧的修习（paṭipatti），乃至通达道果涅槃（paṭivedha），这三者都包含在“法与律”之中。



“法与律的学习”指的是：

(i) 经论教理的学习，明白、铭记教法。

(ii) 真正去修，自身去体验修行的难、易，需如何地忍耐、牺牲等。

(iii) 体证修行的成果，也就是带来清净、光明、寂静。这就是这里所指的学习法与律。

为了方便更进一步了解，我将分别解说“法”与“律”。

“法”指的是自然的真相，它不是由任何人设定的，而是自然的法则。如果我们不明白就会做错而产生苦。举例，色、声、香、味、触是世界上普遍存有着，必有其法则，谁去与它接触，必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果。因此，有些人得到的是灼热的火焰，有些人则是安乐，有些人则超越它，而带来寂静清凉。这是因为，万物都有其法则。但它又有很多种，很多角度，其中各各亦有其各自的因缘与果报。因此，每个人所得到的回报是不尽相同的，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它“交涉”。在其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控制或影响它。我们称这些自然现象与其法则为“法”，这可说是最中立的说法。

外国人翻译常译法（Dhamma）为Norm，也就是指轨则，这可说是恰当的翻译，比起过往所用的“Doctrine”，指教理好得多。这词太局限，也不能代表“法”。“法”是与任何人的施设，制定没有关系。这样地去理解，才会引领符合自然的修行。

至于“律”，指的是规矩、规范或规约。世人因某些因素而制定规约，而世尊所制定的律，则是为了统理僧众，或随着某个因缘而制定。这是有其时代性，而也能随因缘而有所调整。当律尚未制定，就不必实行。如：初期的比丘，有些是在“非时”进食，即使他已是阿罗汉。

由此可见，“律”是通过制定，施设而有，它是有其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性。但是，无论如何，一旦某些律被制定了，我们有必要去遵守它。由此，我们可见，“律”进一步的意义是绝对必要去遵守的事项。

“法”是没有约制性的指示，它只是说谁想要得到那样的果，就应该那样做，以得到想要得到的果。由此可见，“法”与“律”的分别在于：“法是无约制性，由自然法则制定。律是有约制性，是由人去制定”。

然而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律”是随顺“法”而制定，大部

分的戒律，也就是条规，它的制定是为了让个人或团体可以正确与和谐的相处与生活，以修行佛法直到达到最终目标——涅槃。

“法与律”的学习，其真正的用意是在于将这些教法学习起来，以用于修行上。智者将之用于修行上，则会带来真正的快乐，然后再去教导，让这些教法能传承下去，不致消失。这样，日后想要修行灭苦的人也有机会学习到。

对我们出家人而言，不管是继续留下来的，或是将会舍戒的，我们学习法与律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了解与实践。

佛法中的修行，不管是在家或出家都可以实践。不管是谁，只要还有生命，就必然会有苦，而因此有必要去学习去实践法与律。重点是有看到“法与律”的深义，然而将之运用于生活中，为自己带来真正的利益。

只要有机会去学习，就要认真切实地去学习。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听（包括读与其他）、思、问、记。这是古代传下来的，但却没有人知道是谁说的或是哪个宗教的。这句话是巴利：“su ci pu li vinimutto katham so paṇḍito bhava”其意义是：“若缺少了听、思、问以及记，怎能成为智者呢？”

所谓“智者”，指的是“摆脱者”。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知识广博。这是因为“paṇḍā”，是指“能够（让自己）摆脱，脱离的智慧”。“ita”是指“有”，“paṇḍā” + “ita”就是“有能够（让自己）摆脱的智慧”。不是指满脑子的“知识”，但却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因为，我们学习“法与律”，必是指“学可以让自己能真正的摆脱”，不管是出家或在家。

所谓“听suta”，是指所有得到知识的方法。例如阅读或是观察他人的言语举止，以带来知识或启示。

所谓“思cintā”，是指当收到某种知识，不马上接收或相信，因为佛陀是如此教导。我们在接收任何讯息、知识后，应当思维审查，以确定是正确、合情合理的，才去接受相信。

所谓“问 pucchā”，是指当我们不明白，或对某项事物有迷惑、疑问，就别默不出声或懒惰去请教适当的人，让该问题去除，而带来明确清楚的知识。

所谓“记likhi”，指记在心以及文字记录。后者可做为记忆的工具，因为我们或许会忘记或资讯太多记不到。在这里要介绍大家最佳的记录方法，也就是记录在“身、口、意”当中，也就是指日常生活中自我去实践，这将不会忘记，而且也为自己带来利益。

希望大家能以这四点来学习法与律。依世尊的本怀，这些学习是为了让它与我们的身、口、意结合。让法与律守护我们，让我们远离痛苦，就像大雨伞或屋顶，让人们免被雨淋湿。

因此，在这里的学习之所以能够产生，也是因为通过思维，直到看到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必要去了解法与律，以能走向光明平坦大道，不管是工作中或日常生活裡都有喜乐乃至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懵懂的学习，别人说什么都相信，比如说这个好那样好，而自己也附和说好，这样的学习不会得来任何的利益，也不是我们这里所指的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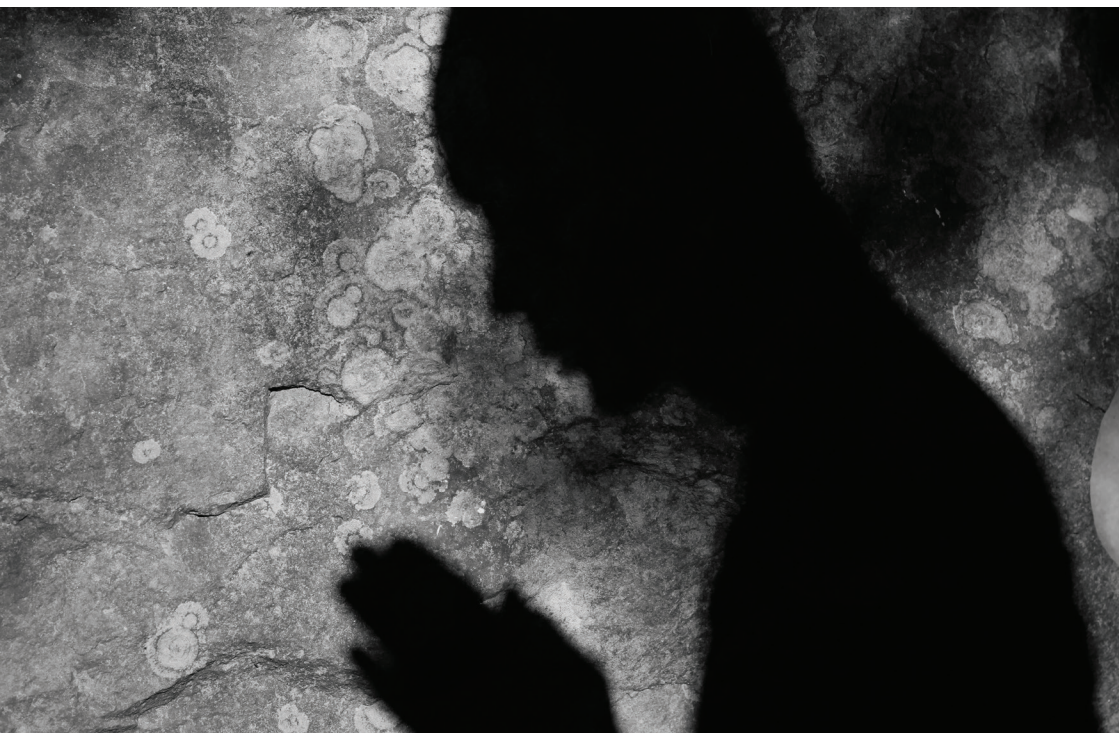


（八）用心于僧物僧事

每位出家者，都应当关注僧事与僧物，这是事务，也是义务。所谓“僧物”，指物品、处所，乃至他人所献于僧团的权利。所谓“僧”，当然是指佛教的僧团。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说这些全部的僧物是属于佛陀的，然而事实上是由佛陀为首的僧团所拥有。至于使用权，律中指定说是属于当前僧众，或是有关牵涉

单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知僧物是神圣的，可说真是佛陀的物品。虽然律中没有制定，但我们当发心自愿地互相帮忙照顾僧物。希望大家能互相照顾僧物，将之视为属于佛陀的，随自己能力去实践。

“僧事”有二：一是指依律行持的僧羯摩（saṅghakamma），如诵戒、自恣（pavāraṇā），乃至出罪忏悔等。二是指寺中的事务，随着因缘而定，而无关戒律所制定。这些都称为“僧事”，都应该用心处理与关注。无论是因为戒律的制定也好，是为了僧团安乐也好，我们应当相互尽心去处理。这是为了维护戒律，



也为了僧团的和合，这都是符合法与律的精神的。试想，如果不用心尊重，谁来处理、关注或负责任？连主人本身也不用心负起责任，那谁来负责处理呢？因为“僧”在这里的意思，是指我们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主人”。

希望各位能忆念起成为佛教中僧物僧事的“主人”之光荣，而产生意愿、喜悦，进而用心处理关注僧物与僧事，而不厌倦。



（九）让自己值得尊敬

让自己值得礼敬，除了指自己依法依规行持，它还包含其他层面或有其他利益。

让自己值得礼敬，是指让自己依沙门的方式过活，也就是身、口、意的寂静。没有了沙门的素质，就必然不值得他人礼敬。因此，值得礼敬的素质也就是指沙门的素质特性。因此，对于这项事项应该去思维：何谓沙门的素质。世尊说：“一个人不因为剃光头就是沙门。”因此，让人值得礼敬的，不是因为头剃光了，或是穿上袈裟，而是于身、口、意都像沙门那样。

所谓“沙门”，是指“寂静者”或“以法寂静身心者”，这是同样的。当一个人以法让身心寂静，他必然是个寂静者。

以法让身心寂静，应该有更广的意义，也就是：自身寂静，他人也随之寂静。这样地修习佛法，才不会伤害侵扰自他。如此地不自他伤害侵扰，也就是值得礼敬的素质。

举例说：如果一个人他不恼害自己，也就是他内心没有在“燃烧”，他外在也不会有所显示，也没有因内在烦恼而显示于外的恶业，如杀生、偷盗等。他必是喜悦清凉，谁看到也都想去礼敬。这都是因为沙门的素质与标记——寂静。

修习戒律，还不一定带来值得让人礼敬的素质。因为若只求不违犯戒律，只是指身与口的不违犯而已。至于内心可能愁闷、热恼、被烦恼所困等，而让脸色灰暗、皱眉蹙额，甚至像夜叉魔罗，这可不是让人看了想礼敬的素质。由此可见，仅仅不犯戒不能圆满地让自己值得礼敬。

让自己值得他人礼敬最圆满的方法就是管制好内在的烦恼，而不让它显露于外，造下恶行，或让自己看起来不能让人生起信心。这其中包含将镇伏烦恼的层次，乃至完全去除烦恼根源的层次。所谓镇伏烦恼，须通过修戒，管好显于外在身行的烦恼。另外，通过

修定，降伏内心的烦恼。至于要完全去除烦恼，就得修慧，清除所有微细的烦恼，也就是所谓的随眠（anusaya），这些烦恼就像是深深的潜伏在我们的习性中。由此可见，戒、定、慧三学或八正道即是让自己值得他人礼敬之道，也可称为真正的梵行。

在这里，还有一项应当培育的法，那就是让戒、定、慧能够生起的德行。单单知道什么是戒定慧，是不能够带来戒定慧的。我们必须拥有一些素质，做为让戒定慧生起的“工具”，例如调御自心（dama），真实（sacca），坚忍（khanti），施舍（cāga），这即是认真去实践，强制自己去做，忍辱坚定。当我们在修行遇到困难，这些“工具”将会帮得上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工具”，例如“惭”（hiri）与“愧”（ottappa），也就是常忆念起自己有什么样的身份以及对于任何不适于自己身份的事情有着羞惭、畏惧的心。

佛陀说惭与愧是戒的基础，若缺少了惭与愧做为地基，戒就无法生起。就如同没有了大地，动物或树木也没有了依住之处了。由此可知，这一类“基础”的法，或具有辅助性的素质也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

因此，我们必须拥有一些主要的法，如三学，以做为修行的方向与方法。此外，也应该具有一些帮助修行得以成功的“工

具”，如真实、坚忍，施舍等素质，这些都是“操作工具”。而最后，应该有一些辅助性，做为基础的素质，如惭与愧。如此，我们的修行才能持续下去，直到最高的层次。

以上所述，是指示这些事务的内涵。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这项事务所带来的“特别成果”，这一类成果也是非常重要，有价值的，所以不应忽视它。它甚至也是激励我们去实践这些事务的助缘。

“特别成果” 有很多项，而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些值得让人礼敬的素质，也就是一种身教宣扬佛法的方法。阿说示尊者(意译马胜) (Assaji) 之所以能够让舍利弗尊者产生净信心，而皈依佛门，也是因为阿说示尊者具足这些值得让人礼敬的素质。

从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让自己值得被礼敬或像阿说示尊者那样地值得让人礼敬，就是一种宣扬法与律的途径，这比起只要用口说，单凭理论，难让人生信，是不能把任何人引进佛门的。

当见到这项事务的殊胜功德，也就是因内心无烦恼而产生庄严，清净的素质，让他人生起净信心，或改变他人的心意，必能为己带来鼓励与力量去认真与勇敢地实践这项事务。

所谓“让自己值得被礼敬”，也即是梵行的全部，以及将梵行显示于自身。这是全部事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将它排在最后。虽然它包括了前面9项事务的内容，但我们还是将它们分成10项，以便供新学比丘与沙弥们学习与渐次修习。

最后，总结全部十项事务概要：

（一）托钵：出家人以如法清净的方式获得食物来维持生命。

（二）打扫寺院：拥有爱护清洁整齐的习惯，不管是外在或内心的环境。

（三）表自忏悔罪：以自身的过错表露出来，以恢复清净，然后决心更加谨慎。

（四）课诵：随时忆起三宝的功德，以及背诵法义，让之铭记于心。

（五）用心思维与禅修：正念正知，以智慧思维让心远离烦恼侵扰的法义。

（六）服务戒师与师长：用心侍候师长，因为他们是我们知识与修行之源，他们是我们的善知识，让修行之路平坦无碍。

（七）照顾物品与身体：用心维持照顾各种用品、工具，乃至维持身体的健康。这个身体就如奔驰远程的马，得让它具备种种的性能。

（八）用心学习法与律：用心探寻法义，不管是书本上的或是关于这个身心的；不管是“必修科”或是其他让学习更容易的辅助学科。

（九）用心于僧物僧事：用心处理大众的物品与职事，或共同承担僧团职务。

（十）让自己值得礼敬：调服身心、远离烦恼，让身心安乐，以至让见者生起净信心，以自身来宣扬梵行。

以上所述，都是我们应该奉献生命，尽心尽力去实践、奉行的事务。

我们应当将这些事务与义务视为我们的生命，或生命就是这些事务。用心去学习、实践并掌握它。





对新出家者的教诫

关于林居

我们出家了，有机会可以住在林中、山野岩洞等。但“林居”的意思不单指这个。我们住在哪里都可以，只求有足够的宁静感。林居独住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寂静。

这种寂静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教诫波罗提木叉”（*ovāda paṭimokkha*）也提到比丘当居住幽静中。或是生活于寂静处，这即是“林居”。

我们这“解脱自在园”，还不算是真正的森林，但我们却让它变得寂静，没有人来干扰，这也算是林住。

大家有机会来到这里，就要懂得自爱。别去混在人群中，与其他人混成一片。别嬉戏或开玩笑。这样当下就像住在真正的林中，像住在山中一样。关键在于认真的态度。只要不再与他人混在一起，当下就变成森林了。这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因为现在这一种生活形态，思维什么都会比混于人群中来得深刻。要学习甚深之法，尤其是这个关于内心之事，需要这样子的宁静感。因

此，大家要珍惜林居的时间，别白白浪费。我们应善用时间，以带来最大的利益。

别像俗人那样的做梦！

你们都曾经是在家人，知道在家人到底梦什么。只要还穿着袈裟就要完全停止它。连做梦也不要像俗人，这点似乎很难控制到，因为都睡着了，是它自己梦的，但是这是可以控制的。只要我们还没睡着，尚有意识，就要认真思维忆念“比丘”、“非家”等等字眼的意义，若我们不能做到，这样就会生起惭愧心。它会让我们谨慎，怕骗自己，怕骗别人，然后它会慢慢渗入我们的潜意识，这样就不会像俗人那样地做梦，如果不认真，抱着玩玩的态度，睡着后也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这肯定会像俗人那样的梦得一塌糊涂。所以，重点是要有惭愧的心。

好好去思维吧！在我们临睡前，想想：我现在是这个身份。不要去想其他事情了。欢喜接受现在的这个样子，而别让心想外面的嬉戏。我们要有正念，别一直让心打妄想。每一个呼吸，都以正念守护这颗心。当灯还亮着，看看身上穿着的袈裟。关灯后，摸摸自己的头，就会知道现在剃了头发，就还可以忆念起我们现在出家了。若不如此做，关灯后，心就会迷失变得像俗人那样而完全失控，像俗人那样地去胡思乱想，像俗人那样地做梦。

这样实在是太“亏本”了。

因此，临睡前，清楚地告诉自己：我已不是在家的俗人了。熄灯后，轻轻摸摸头顶，告诉自己：头是秃的，不能大意疏忽。我现在是出家人，是比丘，是佛陀的追随者，是非家者，是林居者，我们希望为他人带来光明。

游行者

对于林居者而言，他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与成就，他求自身的寂静，求自身的学问以及自身的安乐。但是到了“游行者”这个阶段，他就会游行去“照亮”与“送东西”。听好，当我们达到自身的最高利益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了，剩下的只是利益他人。换句话说，就是游行照亮世间，送“东西”给世人。照亮世间，指带来真正的智慧光明，而不是那种朦胧的光。

坦白说，当今世界的学习是“暗光”。知道越多越黑暗，越愚痴，越迷失，迷失于外在的物质肉欲之中，我们称之为“眩光”。这种眩光白亮到眼睛都模糊去了，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眩光比黑暗更危险。它让人迷失，掩饰真相。若只是黑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也做不了什么。但是眩光的话，它让人迷失，带领人们到错误还不自知，以至陷于愚痴的肉欲痛苦之中。因此，这

里所指的照亮世间，是指为世间带来正当的光亮。

因此，只有宗教才能为世间带来真正的光明。世间正在变成地狱，带来越来越多的痛苦。人越学越进步，但只是越照顾自己。越为自己，就越伤害欺压他人。只有宗教的大光明，才是真正的光明。

游行着，也就是出家者，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就游行于人间以便为世间带来光明，或为了“送东西”。这是指无私地献出这种光明、这种智慧而不计酬劳。“送东西”，就是指带来这种光明。

出家是自愿的

从佛陀时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出家都没人强逼的，也亦没有什么必要去逼迫，这可说是清净与正确的出家。我们要常忆念起我们是自己发心自愿出家的，是自己乞求出家成为比丘的，因此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的行持也得符合我们在出家时所乞求的那样去修行。不然，我们就是失言及有损尊严。自己跟别人乞求修行，过后却没有像之前说的那样去修。

出家是神圣的

出家成为比丘是在神圣的场所进行，即戒堂，而且是在僧团之中与在佛像面前。因此，这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仪式，一点都不儿戏。它是在这种神圣的场所进行，以圣洁崇高的三宝之名来进行，加上每个出席的人的期望，大家都认为这是至高至上的善事。因此，出家后当常忆念这点，要让自己在佛陀的法与律中好好修行。不然就是在这神圣的场所与在众人面前，以佛陀的名字欺骗了大家，这是非常大的辱没与漠视。

出家依靠的是“三宝”，所以内心要有三宝。我们出家就是把这身心奉献给佛、法、僧；把一切都放下，供奉予三宝。内心有三宝，就是心里要具足“清静、光明、平静”的素质，这是出家的基础与根本。我们要尽所能在心中培养这些素质。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好好在在僧团中学习与成长进步。所以，你们要时时刻刻念及这点，其他事情可以统统忘掉。过去的事，如果曾经冒犯三宝的，就好好忏悔，只留下现在与未来。在未来要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开始，仿佛是新生，一切从零开始，往后的日子要谨慎不放逸，好好把戒守好。我们应该把这件事看得比其他任何事都更重要，如此修行必能达到目标。

出家要能忍

佛陀说梵行是削减（*sallekha*）的。任何不应存的习气、存于身、口、意的东西都要去损减，将它磨掉。这些大多是错误、不当，烦恼的东西，它是非常顽固的，因此要将它挖出来磨干净。这样子的“挖”与“磨”必然会觉得痛。当我们要持戒清净圆满，就得“忍”，不能随心所欲。像以前在家时那样是不可以的。

举例，在“非时”时进食是不可以的，饿就让它饿。而且，要看电影也去不得。对于溺于嬉乐的人而言，以前这必然会带来痛与不舒服。但若不如此做，就不是出家，就不是梵行。我们必须依循佛陀清楚制定的戒律，这才是出家，是梵行。

修行持戒，就好像把体内不好的东西挤出来，只留下好的部分。请各位新出家者，一定要学习“牺牲”。牺牲你过去的花天酒地，以及各种的感官欲乐，放下自私的心。观想佛陀就好像大医王，手拿一枝利铁，正在我们身上已经臭腐的伤口上挖掉那些不好的部分。当然这是个比喻，但如果你真的这么修，事实就好像真的一样，仿佛佛陀还在人间，正在以法来医治我们。

出家了，就要忍。要能忍，才能做得到。不能忍，就做不

到。这才说“梵行是不断地去损减”。因为有“旧伤口”，所以“腐肉”是必须挖掉的。我们要把它完全挖干净直到血流，才可以搽药。这是古传的方法，必然会有痛楚，所以要能牺牲，要能坚忍。若不这样，就不能说是出家与梵行。不管进行多少次的仪式，也不算是。

出家的仪式，一下就完成了。但是真正的“出家”与“梵行”还有很长的时间去实践，要认真的做，才能真出家。出家不是仪式，它是“认真地实践”。

控制烦恼控制心

一般人从小就很少控制自我，总是随心所欲，有时父母也纵容而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现在出家了，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习。控制这颗心是非常殊胜的，一切不好的事，都是源于不受控制的心。人们总是放纵这颗心随着烦恼去造恶。所以，大家要了解，控制自己，控制内心，就是「梵行」。出家的这种型态就是「梵行」，裡头有很多的修行内容，但最主要的就是自我控制，也就是控制这颗心。你不去控制这颗心，那烦恼就会控制它。在出家生活当中，即使你是短期出家，你也必须经历很多的磨练，比如要早起等，开始还会觉得不情愿，到最后会慢慢适应。

活得低，处得高

我们要学习过着非常的清贫简单的生活，这包括了食物，衣着，住处，物品卫生等等。在这些种种方面，要学习过得最简单清贫与简约。如果你想要过得好吃得好，那就把你的自由败给了烦恼。我们必须把这种「自由」放下，牺牲，为了那些护持我们的居士们。一颗还放不下的心，就是不自由不自在的心。这只会越来越笨，只想到活着就是为了过得越来越舒适的生活，想吃更好吃的食物。最后，这变成生活的目标，心往这方面去的话，并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所以学习过得清贫，最终却学习成为能带来伟大利益的人。过得简单，但却成就伟大利益。这才是出家人应该所行的。以前有洋人来到这裡出家，他们刚来到时，看到出家人扫地及做清理垃圾等低下工作，他们觉得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受刑人的工作。我只好跟他们解释，这不是刑罚，而是一种学习，学习活得谦卑低下，这种练习可以清除内心的烦恼。至少它能够把想吃好住好的这个愚蠢心去除掉。一旦这个愚蠢的心去除了，自然能够产生智慧。我们不用吃这麼贵的食物也可以生存，简单的吃也是可以的，人不会这样而死的。其实，如此做没有什麼不好，我们反而更能明白吃的意义。佛与圣弟子们都是过着如此低下简单的生活。

出家的功德与利益

出家的功德无可限量，怎么说也说不完。古德说，假设以天空做为纸，以须弥山当作笔，以大海之水做为墨汁，整个天空大地都写满填满，出家的功德还写不尽。这是比喻说。然而若依种类，可分为三项：

（一）对于自身的利益与功德

（二）对于父母亲眷的利益与功德

（三）对于佛法与众生的利益与功德

（一）对于自身的利益与功德

主要是指从烦恼与痛苦之火中解脱之来，也就是“涅槃”。若不能达到涅槃，就退而求其次，也就是烦恼的减轻。这是对终身出家者而言。对于依文化习俗而短期出家者，出家可让他进一步学习他所信奉的宗教，让他合适于日后成为一家之主等，这些利益是自修自得，而且必须真正用心去做，别浪费出家的因缘，让它空过。

当能够真正地去修行与实践佛法，他就能体验到心中有所转变，那就是带来“清净、光明与寂静”等。由于体会到这些新体

验，他的心将会变得更坚强，身心的能力会比出家前强大，而他的知识也将增广等等。

（二）对于父母亲眷的利益与功德

出家是报恩之大行。把出家当做是让父母变成佛法中的眷属，因为孩子出家，父母也会开心。此外，父母也变得比以前更靠近佛法僧。这是因为孩子的出家将会带来某些好的影响如父母对佛法的信心会增进，对佛法与修行更加了解，最低限度也让他们对三宝有信心，这将避免他们将来堕于恶道。

佛陀说，没有什么回报恩德的方法，比得上让我们的恩人得到“最上的善法”，那就是摆脱痛苦。佛陀也说，若孩子能让有邪见的父母变得有正见，或已有正见者，让他们更加提升直到灭除烦恼，这才是真正的报答父母恩。

因此，正确的出家将是真正报答父母恩的机会。要“真出家，真修行，真得成果，然后真正去教导于他人”，这将会是最好回报父母恩的方法。

（三）对于佛法与众生的利益与功德

佛教与众生是有密切关系的。只要还有正法存于世间，一切众生都得安稳。因此，让正法继续流传，也就是为一切众生带来利益。

正法的流传也需要有因有缘。若少了这些因缘。它很可能就会消失于这世间。因此，出家也是为了使正法久住。若佛教没有了，我们还怎么能够出家？要知道，这是三宝的恩德，让我们能够出家。此外，也要忆念戒师，师长的恩德，过去的祖师们一代一代的将法流传至今日，我们才有机会出家，因此要尽力帮忙使正法久住。

出家，要为了让正法久住世间，千万别伤害佛教。这是指，别做错，这会伤害到佛教。不管你将出家几天，几个月，只要还是出家，也就是在让正法传承。

正法能存在，是因为（1）有人出家学习经教（2）有人实践佛法（3）有人从实践中得到成果。因此，出家一天就帮助传承一天；三个月也就传承三个月。



佛法传于世，是因为有人传承。至少，我们应当忆念感恩过去的前辈，因为他们将法传给我们。若他们没将法传下来，那么佛法就会在世間消失，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出家。现在，我们也应协助将正法流传下去。

正法传承了2500多年尚未消失，实属难得。因此，别让正法在我们这个年代灭去。

要看到这些出家功德，这样就会有信心，愿意牺牲、坚忍，直到得到这些功德。即使修行的过程受尽种种艰辛，也愿流着眼泪修梵行。

出家

.....

开示 : 佛使比丘 (Buddhadāsa Bhikkhu)
翻译 : 永隽比丘 (Saddhādhiko Bhikkhu)
照片 : 感謝永觉比丘提供
封面设计 : 林建秋
美术排版 : 林建秋
初版 : 2018年6月
出版 : 寧心寺

Lot 1413, Jalan Ponorogo, Batu 18 1/2,
Kampung Sungai Tiram,
81800 Ulu Tiram, Johor.

電話 : +6019-773 1410

版权所有©2018寧心寺

非賣品

若欲翻印请联系寧心寺



出家是报恩之大行。把出家当做是让父母变成佛法中的眷属，因为孩子出家，父母也会开心。此外，父母也变得比以前更靠近佛法僧。这是因为孩子的出家将会带来某些好的影响如父母对佛法的信心会增进，对佛法与修行更加了解，最低限度也让他们对三宝有信心，这将避免他们将来堕于恶道。佛陀说，没有什么回报恩德的方法，比得上让我们的恩人得到“最上的善法”，那就是摆脱痛苦。佛陀也说，若孩子能让有邪见的父母变得有正见，或已有正见者，让他们更加提升直到灭除烦恼，这才是真正的报答父母恩。

